

長洲汪氏重栞宗本劉氏詩說三冊

口 12
373
8



12  
373  
3

所錄文  
有尚那

詩說卷第六

信安劉 克學

豳七月

國風

豳本戎狄之地不窳失其官遂去郃之豳而后稷生民之業至是中微其興也可冀乎惟公劉之賢脩后稷之業而周家基緒始萌蘖於豳周人歌豳雅豳頌本其所始蓋自公劉而後興也后稷之封於郃既已失國公劉於戎狄之地而居之豳非封國也曹鄆雖微封國也以周公之詩附之國風末非封國也猶周官之內諸侯大

東京書  
學校圖書

利  
425  
3

王惟得民之心去豳之岐而後肇基王跡此王業之所  
以本於豳也豳本王業所始不繫之小雅而附見於國  
風者地故也是詩周公所作公大聖人也固有大旨存  
焉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有國之大法不可越也周公謂  
后稷已微周之王業自公劉始於是出於常典之外推  
本公劉上不及邠下不及岐而以豳爲始召公亦作篤  
公劉之詩而籥師所掌專主於豳正與廟姜嫄於魯國  
同意負出於常典之外聖人之特見前乎周後乎周皆  
未有也何以名之曰七月者何也七月農事之大端按

詩之辭以月書者用夏正從天時以日書者用周正從  
君之時在易之月卦爲否以方言之爲西庚歲功始於  
寅月卦爲泰而否泰相直也春木生夏火火不能生金  
也月令爲中央土土則生秋金在卦之方爲坤坤厚載  
物萬物資生周公本其氣之資生三陰之否自是更端  
而成功退矣臨之卦至於八月有凶正是夏正也七月  
周公所謂流火者也此天地之氣也其所謂人事者公  
劉居豳之時當有夏太康之際陳豳之土風安得不用  
夏正乎公之作詩雖在周而不得加周之正朔逆用於

夏后之世也故七月孟秋火始西流則必於流火之月而爲一歲之備圖嗣歲之功莫先於此時也以今之農家驗之凡一歲之計盡取具於登場之日大槩萬寶皆成故自流火之月已爲授衣之備豈函地晚寒所當急先預爲卒歲之計者固上之人裕民之至心也自古聖賢所以立王業者與後世異後世之王業在國事古者之王業在民事夏商以前見於經者寡不可得而攷周之政令謀謨見於經者詳不但如七月之詩而已自盤庚遷都之辭惓惓以爲民之事爲繫於國之盛衰邾

文公所謂民苟利也孤亦利焉便是分作兩去與盤庚大不侔若周官之經紀其民纖悉詳備小雅於居室畜牧之事大抵皆自公上與之均利同害若嚴父兄之課責其子弟酒誥所謂考長之訓小子旅獒謂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未有不同此意其後世道旣降儒者不究其旨惟孟子識之故自雞豚狗彘田桑之事指之以爲王道之始知此而後可以言周公七月之旨矣是詩又有大焉者公劉於居豳之時所以教化其民自其時令之變遷嗚喙之感觸與卒歲之計寒暑之度室家之宜

言詩者第六  
三  
蚕桑之事謀畫之當先計慮之預備與享祀之事歡悅  
之情無不備具自以為我之處於偏方與其民相與勉  
勵者所當然也豈有意於基王業乎其事愈微其德愈  
大其功愈下其仁愈深當時函土之人同一家人父子  
也同一體膚手足也故積之數世自祖考至於孫子混  
然合一莫知其為異矣故一旦狄人之侵不忍殘其民  
而使之更事其主宜其民之從之也是以去函之岐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而王業於此肇基焉  
周官籥章專掌函籥之章有函詩函雅函頌之作大抵

是田野間所習用也周公以為王業之本始故即其土  
風之用於畎畝者以明其所由興乃命官而專掌焉鄭  
氏謂詩雅頌皆七月此固非牽合之論何以明之今七  
月一詩為章者八皆言其懽樂之情初無勤勞艱難之  
意其事皆本於農其情皆得於農非若生民公劉之詩  
之言其農功也以是知周公叙函人之情繫之於詩以  
存函地之樂章故此詩專言時令以迎寒暑之氣祈年  
祭蜡職在周官詩在國風其旨同其用相近其事皆函  
鄭氏以詩雅頌皆以七月為首是以合為一詩不以為

詩話卷第六  
四  
嫌也後世不足以知但見其名爲七月其間皆默畝之情以爲繫於王業遂謂之陳王業艱難失周公之本旨者皆詩序誤之也以函土近於戎狄方其陟巘降原之時宜未遽孚於中國也待其風化之成而是詩之歌詠幾與陶唐同風然後知賢者立國之本其深仁厚澤豈淺淺哉是詩謂周公遭變而作可也謂公之遭變而欲以此詩感悟其上以消弭事變則固無不相涉矣詩序或以由致斷句謂以農事爲風化之本見王業之艱難如此則於義尚通謂遭變而作兼后稷以言函則豈足

以言詩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麇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是詩以七月爲名周公所作歌於籥章必有大旨存焉先儒未之及說詩者遂未之思也詩之用夏正不可誣也詩辭以流火起義莫知其說嘗深思之臨之卦辭至于八月有凶自臨之二陽進而往至于八則七月也孔子謂消不久者否爲君子道消故也周公取義似在於

此天地之氣自一陽進而乾一陰進而否庚實居焉巽  
之九五先庚後庚之義也火不能生金火生土土生金  
造化之氣始流行不止是非七月流火之所取義乎其  
義可謂精矣文王周公之聖用之於易故詩不能外焉  
是詩之言月者皆備惟十一月十二月以日繫之正月  
二月復以日接周正而從其序謂之三之日四之日是  
又微旨也得非陽進之月不容以月書之故寓之於日  
四月純陽故得以月言之乎于耜舉趾饁畝皆出而就  
田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和初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

此章所以卒授衣之旨首章言授衣者其章總一歲之  
事也至此則衣褐之所由以具乎一章之中兩春日兩  
女事言家之所以立者女之職也服女之職不但蠶桑  
而已蓋有蘋蘩之薦焉祀其先祖有所悲傷期與君子  
偕老猶白首同所歸也因時感悲而思念其先祖婦人  
之常情也祀享其祖不以貴賤而異如後世清明上父

祖之亡墓皆同此時懿柔託物以訓婦德也公子既率其民服勤農祭其民耳目瞻聽皆得與公子同時歸享其祖公子之辭似是女子尊敬其夫之辭故後章再言之當時已有東郭墻間之祭後世亦有暮春楔事之脩皆其類然此二章鄭氏所謂函風也如謂公子爲諸侯之女則爲公子裘爲公子裳亦可爲女乎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此章似夫人蠶繅以爲衣服之類雖畎畝之間固存此意也布者女工之始也祭服服之大者小民不必皆爲祭服爲衣褐以卒歲亦女工之事萑葦似江漢之間至秋皆積蘆葦以爲一歲之用周禮亦供材葦農家之用最博條桑若於蠶畢條桑枝落之以畜少枝猗若言其盛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豨獻豸于公

此章專言狩之事農隙而習武備也四月五月農事之



方殷也觀物感時庶幾乎一日之澤焉一之日亦周正月二之日周二也宜與首章同訓一之日其同若與我稼既同近似蔚然有愛其公上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此章專言農隙休工三時之勞一日之澤也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 食我農夫

四章以四月爲首五章以五月爲首六章以六月爲首七章以九月爲首序其時以記其事惟此章專言所食之物但疑食我農夫爲養其農夫以農夫之勞固宜然也凡經言養者皆不如此止是養父母養老似若謂所以食我者皆農夫之力耳鄭氏分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七月以下爲豳頌謂風雅頌皆以七月爲首故也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官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

上入執宮功似若治其公田之意我之禾稼既同矣當先爲公上入其田功宮猶公也聖人每重於用民之力豈以宮室之役爲可常哉雖民之愛上亦不宜若是淺也况繼其下文農已有就田乘屋之辭方收成之時已爲就田築室之計見周家教化其民周旋終始無一念不在農無一日不在農此與首章九月授衣之時已爲于耜饁畝同意此爲第七章亦名詩以七月之旨知此則不可以宮功爲力役矣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  
彼兕觥萬壽無疆

此章以二之日爲辭與首章二之日栗烈不容異義也  
首章以一之日二之日起義卒章復衍而三四之豈苟  
於立言哉聖人所以爲民計者周流一歲之中不容間  
斷首章順人事之始卒章順天時之始也以此見藏冰  
頒冰非小事也所以賓祭用之乎以二之日爲十二月  
矣溯而上之言九月肅霜者得非履霜堅冰至坤之卦

正當十月也聖人於人情懽樂之中寓其戒懼之意如此其微也四月爲陽月於卦爲乾其蚤三辭必有深旨特不容臆說耳自四月至十月聖人獨蓄一歲之旨於獻羔祭韭之中似若農事之方殷皆歸功於神之義固有人力盡而不逢年荒政餓殍之不能周乎聖人不敢恃其在人用心之艱乃如此必於有年大有年則君民相慶長久可期爲足樂矣蚤若是田祖之祭名特無可援證耳

鴉鴉

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鴉子之閱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令女下民或敢侮予

周公遭變至於作鴉鴉之詩勢之既危無所容其力矣當武王之既喪殷命未黜武庚欲復其國祚人情之所宜有也渠魁在武庚而孔子序大誥之書乃曰三監及淮夷叛不及武庚也以爲非武庚歟則又曰將黜殷則武庚固首惡也武庚欲復猶有可諉三監淮夷相挺以叛則非意所及矣是以孔子罪三監而周公惡武庚鴉鴉指武庚也鴉逆類也漢世以鴉多賜百官所以翦其

類也周公之處此也其事變之至難乎管蔡以同氣之親挾武庚以覆其宗國武庚豈足以至此首謀者管叔也管叔首倡其說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群弟佐其風而流言遂播其志在於攻周公耳周公居親嫌之地不得與之抗且辯也當此之時去殷未遠殷家之法兄喪弟及故殷多及王武王既喪周公秉國謂公將繼武王而立其辭甚順於是避而去之居東山二年而管叔之徒遂以爲得矣如以爲得其罪則姦黨既平曷爲有此詩乎罪人自以爲得計也周公去之而待成王之悟歷三

年而不悟則周家危矣金縢之事公命百執事以勿言伐柯九罭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公之意以爲非成王之自悟則非人言之所能破也訖於不悟則勢之窮矣周公其忍以文武艱難之業遂隳於群小之姦哉乃作此詩以貽成王故金縢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在三年後成王弗果幼冲也鷓鴣之詩深婉後世老師宿儒所不能解而乃以告成王王亦足以知此詩當體認是告曉成王非語他人以是求之則得矣向使人情危疑之時而公又昌言以攻之則其姦愈熾迫勢之已迫不得

不爾故天意亦爲之動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固有誚公之幾矣非風雷示變誰能明之成王至謂我國家禮亦宜之其苦言之固亦老於世故也矣但詩意深微未易可知也訓詁不詳體作詩先後之次失金縢紀實之意併與詩旨失之矣乃謂罪其屬黨故曰取我子又謂以鴟鴞興成王何其悖哉若是則以臣之家室爲心以翼其勿毀理義之室已甚鴟鴞指武庚首惡也物性之惡者其惡無窮已鴟鴞不以食鳥之子而遂已鳥之巢室又將毀之言惡之甚鴟鴞指武庚首惡之易而不可

撲滅如此曾不知鳥育子之勞也取子不必言是管蔡但喻其惡性而已二章懼其毀室也言我之防慮堅固則人莫得而毀今之防慮者夫乃納侮乎迨天之未陰雨而綢繆牖戶備患於未形也備患有素則民志定矣侮予似指國而言非上下文之予周公自謂之辭侮予亦非虛語謂西土人亦不靜王苟不自悟以謀其國則下民之情亦從而變遷矣故有或之辭孟子謂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者蓋尊周公也非詩之本旨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

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  
曉曉

此詩以訓詁求之不難知也但周公之大旨殊有始末  
若非後世姑爲浪漫語也吾夫子曰九人而已有婦人  
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  
已矣以三分天下之二而事殷者十亂也非文王也周  
之德豈專指文王哉君奭曰有若虢叔閔天太顛散宜  
生南宮括昭文王受殷命昭武王不單稱德曰惟茲四  
人曰襄我二人周公之自立言已如此詩亦曰疏附先

後奔奏御侮文王亦不專任諸己而周公者十亂之首  
也故於此皆以予言之拮据捋荼蓄租必有所指後世  
不足以知聖人之言爾予曰卒瘞者即前所謂公之不  
言欲期成王之自悟也彼方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是不  
容以言語解也故病於口而終不得言其至於作鷓鴣  
者不得已之至者也昔者文王之爲西伯虞芮質成受  
命作周從周之諸侯曰友邦從殷之諸侯曰庶殷皆終  
成康之世不少異其辭武王復受天命觀政于商三年  
而不少悛舉天下之衆而放紂使不得塗炭其民立武

庚於商置君而後去之是殷之王命未嘗黜也非若成湯放桀遂黜夏命也周雖改物而殷之王命者尚猶故也故書謂殷王商王友邦庶殷兩不相及武庚之欲復者自欲取周而夷之所謂反鄙我周邦是也待流言之變周公居東三年三監及淮夷叛將復殷於是周公以王命伐三監淮夷之從亂者殺武庚作大誥此時始黜殷命是詩作於周公居東之時殷之王命未黜故武庚謂王命實在殷家周嘗未成王業故有曰予未有室家之辭此其大本也詩所以懼其毀我室也知一時事體

則知周公之言矣故四章自言其情若是其急者我身之不保則室將毀焉三章言彼之情不知我作室之難四章言己之情而懼其毀室之易使成王感悟也予維音嗷嗷此周公言作此詩之切大聲疾呼冀其一悟也羽之譙譙尾之翛翛則是身之不容則國其危矣周公身任天下固有切於身者

東山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蝻蝻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

亦在車下

詩序所謂東征者用破斧之詩辭耳曾不知破斧言東征者往也非征伐之征詩序猶未明言其爲征伐也訓詁遂指以爲伐三監淮夷矣按書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謂流言之變周公居東以避之後世訓辟爲辟若致辟于管叔之辟聖人之事遂大相反矣曾不思豐鎬周之故都皆以西言洛邑周之遷都皆以東言周公遭變避而居豐鎬之東是詩所謂東山也詩凡四章章之首皆同辭意所主也其下皆言居東之事情序詩者不能

知謂之序其情而閔其勞民忘其死謂公之東伐爾何其不與事儷哉使果爲征伐凡詩皆無師律戰伐之旨何也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則止是行役之度全不用出師之律明矣說詩者溺於詩序不敢異也首章首四辭皆同徂往也惓惓言不歸我來自東從公于東山而來于周也其來也皆以零雨爲言非果雨也言一時之昏蒙雲霧四塞之意四章同辭其言人情危疑世道蔽塞之態詩辭言不歸序乃言歸何哉一章我徂東山曰不歸不得歸也從公于東望宗周而悲也制其徂東山



言言卷第六  
之裳衣而非以行枚爲事蠋在桑野之虫而在車下謂  
駐其車之久而蠋亦在焉役者念歸之久公方安之俾  
其未可以行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施  
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  
伊可懷也

此章之辭自我來自東而下辭意未嘗間斷轉移若言  
其自東來歸見其室廬頓非前日皆虫獸蔽塞之此託  
其居以興王室之義自周公居東小人自以爲得計蔽  
塞盤踞若將蕪沒其家者焉其竊微明以自照其形以  
資其冥行之志故是詩再以熠燿爲言此不可以爲畏  
祇重以懷感而已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  
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

此章謂從公于東歸至其家之辭故曰我征聿至曰于  
今三年久而一歸也瓜苦以興居東骨肉相離之恨瓜  
非進而在薪之物也栗以喻堅久之意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  
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

此章大意皆東征之人歸其家之辭但倉庚鳴以春熠  
燿飛以秋飛羽對言若是倉庚之飛如熠燿之羽也言  
飛而近於人觀之而感思也之子于歸謂出征于外  
而婚嫁或歸其家而婚嫁其辭皆通但其舊如之何一  
語難知是詩皆感歎之辭無喜悅之情謂說而忘其歸  
夫豈不通但一詩之末其情必深謂不當過求亦可此

辭總一章之情者也似若從周公于東者別離之久而  
不得相見復久于外至於近悅其新婚而不念其舊有  
室家之久離也凡此之辭皆言惓惓不歸之情

破斧

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  
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  
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  
人斯亦孔之休

說是詩者辭義之窒曾不顧也且斧以斷割為義斨斨

之必以斧斧豈有破義哉借曰斧可破曷以比周公之德乎四國又曷爲若是哉既曰孔將孔嘉孔休矣又曷爲而哀我人斯哉說者但以辭勝之僅不失詩序之辭爾斧取其斷自古同義析亦類也當斷而不斷猶斧之破而不足斷割也其下云又缺我斨是不但斧之破而已當文武之興周公以大聖首十亂肇造王業輔相成王猶斧之足以斷割也方管蔡挾武庚以叛周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使公以大義爲斷誅三監力豈不足乃以危疑之故避而居於東山四國三監皆以爲得計周公居東二年之後三監武庚甚張故曰亦孔之將亦孔之嘉亦孔之休詩人所以哀之也不獨哀彼亦哀我周之民矣由是推之則東征爲徃東山四國爲四方諸侯明矣周公避亂而小人不逞周公居東莫得加焉天下諸侯亦恃之以爲安且固也

伐柯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自此以後三詩玩其辭皆成王新逆後東人之詩也視

東山破斧憂思之詩異矣是三詩皆有慰幸之情而微致其意柯斧之柯前詩言斧義在斧此詩言柯義在柯也前詩不及柯此詩乃以及斧中庸取義雖異其言執柯以伐柯則義著矣所執在柯所用在斧首章以斧喻媒言勢所不可無也雖家人之懿必藉他人爲之用而後可得詩人謂管蔡雖兄弟當以大義爲斷辟而居東山則家將毀矣首章問其伐之之義二章明其所伐故申言之所伐之柯柯也所執之柯亦柯也以柯伐柯何遠之有中庸睨而視之者以所執與所伐異觀也會不知所伐之柯同所執也此言周公管蔡均爲同氣大義之當斷者同此物而所異者遠矣故卒之以籩豆之辭欲周公以宗廟爲重也此所以爲詩人之旨

九罭

九罭之魚鱗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之爲魚網信矣乃以九言孫炎所謂九囊郭璞所謂百囊似亦有焉但以此言周公何也公之在東山文

武十亂之首何網羅之可言詩人之旨固深吾夫子錄之豈苟云乎哉似若成王新逆之初東山之人未知朝廷歸周公之意不能不以前日爲憂是以作此詩也首章謂周公前日之輔臣袞衣繡裳者也故卒章復以袞衣爲辭名詩之義似謂周公非可以常禮加之也就網羅者皆小魚也周公不可以羅致也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之義魚水物也鴻亦水禽也鴻之遵渚常而有時也遵陸陸雲路也漸之上九亦以鴻漸于陸爲言也似若未知朝廷歸周公之意而責之於召公畢公者焉故

曰於女信處周公之友于外三監二叔悻悻求間二公之在內有大力焉故金縢首末以二公爲言故卒章曰是以有袞袞兮明二公之功也未章愛公之至不能不懷疑於二叔恐其力不給也故其辭若此亦見周公本末昭明人心所倚重如此也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以跋胡疐尾喻周公之遭變序所謂遠則四國流言近

則王不知故訓詁演其辭若顛沛之狀夫乃太甚乎聖人之處變蓋有道矣公猶居東都非若文王之囚羑里也文王猶曰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之囚奴亦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何至跋扈如此之甚乎此程氏所謂不能通者也詩人之旨決不如此此二句但喻武庚管蔡耳彼以不利孺子攻周公公委而去之則其言不售矣而三監四國無以益其姦進則不得于朝廷之政退則無以汙周公之跡其背叛干紀之情浸彰無所挾以欺天下待天之動威彰周公之德成

王新逆人情天意不可誣沒三監武庚進則有討罪之典退則國人交攻所謂跋扈後也

詩說卷第六

詩說卷第七

信安劉克學

鹿鳴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  
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  
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  
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  
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詩之以鳴名詩者三齊風之雞鳴宣王之鶴鳴其皆以

言言卷第七  
聲起義是詩以鳴名詩而不以聲必有旨也雞畜於人  
而言其家鶴與鹿皆以賢士言鹿之不以聲爲義者鹿  
在野者也鹿之鳴非求聞於人也賢之在野豈求聞於  
世哉詩人以食言者猶有嗜然之可求也猶劉累豢龍  
之義使上之人知所以求之也是或名詩之旨乎首章  
言周行以周道爲訓似無他比以周之列位爲訓似與  
名詩之旨相反莫知所從詳玩詩辭笙鼓篴幣皆以我  
言上之人也人之好我非賢者乎若是則周行爲立國  
之道孔鄭之說得之矣毛氏已有此訓也二章承上章

之義賢者旣幡然而改以立國之道佐其上故德音昭  
明善類皆進故曰是則是倣二三皆以旨酒言之三章  
復言鼓瑟者見人君待賢終始無間禮意有加君子之  
和樂賓主相安之情也且四詩之首文王固也天保之  
義豈不大於鹿鳴乎小雅之首鹿鳴者何哉蓋周家以  
賢立國文王以得賢興周聞文王而作興不但二老而  
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皆是則是倣之君子以彙征者  
也鹿之取喻非若麟鳳之爲靈世所常有之物文王之  
用人惟常人常德之爲貴鹿之常有於天下自有出乎



其類者焉故靈臺之詩亦以鹿鹿爲言其曰王在靈囿  
鹿鹿攸伏固自有常而可貴者乎

### 四牡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  
駢駢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  
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  
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詒

是詩與皇皇者華均爲遣使是詩念

咨

誦求善之旨過之遠矣何別於先後之次乎必有深旨  
說者不詳思耳四牡之使王事也皇華之使民事也詩  
之辭較然矣又有大焉者詩之首章周道與王事對言  
以周道之倭遲而服勤王事非三分天下以服事殷之  
時乎孔子論才難指舜之五人周之十亂繼以三分天  
下事殷之辭則十亂之事殷世儒繫歸之文王者也以  
周道倭遲一辭而玩其義文王事紂之情著矣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此詩乃以倭遲爲發語之端終守臣節極  
其事君之小心遣使于商紂以無道遇之豈有行人擯

勞之風周之文王不使以時而返綿歷歲時欲歸不能  
且勞於王事始之身心之勞苦浸至於父母之不相及  
詩凡五章四言王事三言懷歸其淹於王朝以無闕  
於周家事殷之道非文王至德何以致其臣如此哉三  
四不以馬言而以騶言騶之為禽抑西王之禽不可臆  
言乎方言宜亦可據訓詁以為鳩鳩言其拙不能自營  
其巢者而集于枸杞之上非可棲之木也詩人喻文王  
事周之心切矣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  
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  
周爰咨謀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  
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遣使原隰前不經見人君巡狩與省耕斂皆身歷之未  
嘗遣使也周官之歲相問殷相聘賀慶致禮所以遣使  
者行於諸國不為原隰也文武之時乃有此詩用前古  
所未有之典必有在也意者文王當紂之虐政民之被  
患甚矣正日具不食咸和萬民之時是以有此耳使于

原隰以求民瘼諏謀度詢如左氏所載穆叔謂咨親為  
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則幾於鑿矣要無所  
不盡其情以達首章之仁意而已首章曰皇皇者華言  
使臣之咨訪民之見之其光華若此駢駢征夫之衆猶  
有靡及之懷謂文王之遣使雖責之其臣臣雖盡瘁文  
王之懷常若有所不及所謂視民如傷者也使臣若有  
不能達其仁之意故其臣體文王之意無所不用其極  
其周訪至于三四而後無遺情焉以此觀之意自深長  
詩序所謂送之禮樂者自光華字生此義耳若駢駢征

夫每懷靡及亦■有文王日昃不食之心矣止就詩詞  
莫見送以禮樂之意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  
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今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  
况也永嘆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  
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儂爾邊豆飲酒之  
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湛宜爾家室樂爾妻帑是究是圖曾其然乎

詩意深遠切至非周公之作不可能也說詩者但以急難闕牆推之而聖人之旨往往浸微故於詩辭多所不通強以文辭通之耳竊意詩之大旨謂闕牆急難不問大小皆一時人慾之私而天理之大者本不容間斷其不容間斷者乃其自然之天非一時事變所能易也非周公安能及此哉首章謂常棣之鄂韡韡相附者天也與生俱生者也詩之本旨惟此而已二章謂死喪亦可畏矣惟兄弟之喪一也哀於原隰之中而求兄弟之似焉者三章脊令之在原者也與四章同旨故皆有每有

良朋之辭謂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故曰每有厚於所暱而薄於兄弟者多矣急難則猶可歎至兵戎之事則幸其偶無爾如有戎禍則同舟遇風也以忝然來思言之忝蓋衆也雖衆多之友豈能爲益哉若喪亂之必同非闕牆小隙之能間也務之音侮鄭氏所音以已意爲音爾未必詩人之旨言外禦非禦侮而何務於外禦其義一也三章言喪亂既平之後於其所暱者反厚於兄弟矣人情之暫同者非若一家自然之親也六章七章皆以和樂言之同此和樂者妻子爾友生雖暱莫可同也

前七章若非有深旨卒章何以曰是究是圖乃知究圖於人情不及之地天屬之愛與生俱生無或少間反覆計慮歸於極至此詩之旨也由是推之兄弟不藏怒不蓄怨管蔡之逆其爲周之本支固自有存焉者周公成王不以其技本塞原爲可外也周公謂誕鄰胥伐于厥室天倫之變周家不以是而踈於同姓大封者五十有三焉可以見周以宗強之本旨矣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醜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以鳥鳴喻求友可也以伐木名詩何哉鳥有知之物也有知而相求情之不能已也木之無知而空谷之聲必答如鳥聲之相友者喻人之求友天然之應不待期而

從此喻求友又切於鳥之求友也故以伐木名詩三章皆以此起義伐木之聲無成虧也有成與虧猶鳥也詩人取喻可謂精矣首章詩意所主遷喬之旨無友不如己之義其言出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之義孟子下喬入幽亦取友三損之義既反覆責人之求友矣乃遽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義無所起也強曰質之鬼神豈理之暢乎此自友聲起義也是詩以同聲相應爲主所聽者聲也聲之所達非形跡所能間斷情所必達者聲而已爾心之所不能掩者聲也聲發於心鬼神不能欺

在人安得而不應乎易言鶴鳴在陰以喻求賢惟我之求友發於中心之誠和而不乖平而不險則千里之外應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乾亦曰同聲相應必若木之無知不以其類其應亦捷者詩人之旨也二章謂肴酒不足以求友也兩言寧適不來安所往而不來乎微我者以我爲微如微君之故之微旣不顧我而有咎我之意也此章專以求與友而不可得爲言易言二簋可用享此言八簋禮之極備不容加者也享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同意三章伐木于阪則無

相應之聲矣無相應之聲賢雖聞不足以得友矣苟非  
賢德爲善類所親則不勝其降矣惟有禮文以要結之  
而已故醜酒則有衍籩豆則有踐不以物之厚薄爲數  
兄弟無遠情雖在焉德已失矣則物常足以爲譴故有  
酒可也無酒亦可也雖坎坎之鼓蹲蹲之舞皆不足以  
爲求友之助待我之暇而飲此之滑其心豈果爲我友  
哉由是反之則首章言求友之聲非淺之爲事也此孟  
子所謂仁聲之入人深乎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  
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  
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饔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  
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  
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是詩歌詠得天而已非有關於興王之大體也言文武  
者必以天保爲盛詳觀是詩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以

是爲多福之本抑有大於此者乎詩人之旨甚深非夫  
人之所能知也易之卦惟大有爲義最大其上九曰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吾夫子繫易之嚴獨三言之一則曰  
觀象玩辭二則曰變通則久三則曰祐助信順諸卦之  
爻未有加於此者也又常於無妄之彖發之天命不祐  
行矣哉事必得於天祐而後能大非人力所能參也周  
自克商以來殷命未黜而有三監之變大誥謂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天下雖歸周肇造雖已以天命蓋未定  
也況於孔固乎迨夫黜殷之後人情未一有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之言周召皆有不敢寧于上帝之命之心想  
夫是詩之作其追述之詩名以天保即大易自天祐之  
之辭是以其福如此其隆也至於四章告于先王亦可  
以慰文武之靈矣惟五章以多福係於民之皆化此却  
是福祿之實證必若是矣而後如月常日升山之壽松  
栢之不凋所以爲天保之定也不然則詩人虛辭夸詡  
而從於詭誕不可執取之域非所以爲雅矣一章之旨  
其要在徧爲爾德一語乎說詩者溺於詩序歸美之辭  
專以人臣贊美頌祝爲義失之多矣首章言名詩之旨



言言卷第七  
明天命之定其指實事則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而  
驗天命也自古興國常富庶亡國常賈急非天兩鬼輸  
頓至殷阜者天佑之也詩人以此信天命之定且固也  
二三章形容天命之於穆不已也四章言萬物盛多可  
以致孝乎鬼神也五章言多福在天下皆興於爲善此  
至治之極也卒章始言天命之永期於無窮序詩者謂  
之歸美者虛文爾豈知詩人之實理乎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  
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  
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  
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  
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  
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以下三詩共一事也却有遣戍送勞之異文王旣

言言卷之七  
為西伯任國家之事大雅則言昆夷小雅則言玁狁是  
詩無備昆夷之辭序者以文王昆夷之患雜而歸之此  
詩况豐鎬不應北接玁狁若無預乎周室也又况當時  
所謂夷狄者雜居中國非若戰國之後有中國夷狄地  
勢之辨春秋以前言戍某國者止戍其國未有戍于境  
者也玁狁之患文王知其錯處中國為天下憂未已也  
於是攘却而斥之於朔方之外使南仲城之而徃戍焉  
為中國除患也詩辭既有深憂矣終又曰我戍未定豈  
不日戒程氏謂為戒備甚善不但為一國患而已于時

種落尚多未能盡斥之境外所戍者玁狁耳春秋之後  
為戎狄者多在中國宇內種落皆強徃徃諸國視其力  
之能行皆劬此焉至秦乃盡斥之是詩遣戍未嘗用師  
于玁狁也似若文王為西伯時玁狁之患未熾西伯以  
征伐為任亦不以用師為心止於守衛中國之境使不得  
內侵所謂一月三捷至則擊之至宣王時漸強於是有  
六月之伐文王時可以無伐也當時為將帥者固知其為  
後日患也然伐玁狁以天下為心乃居小雅昆夷之服  
而居大雅者為西伯與受命作周異矣征伐之功固不

可進於不戰之列也前三章皆以采薇爲辭如毛鄭之說可也然自薇之生而柔而剛一章言歸而以歲莫爲言二三章則憂矣此見獫狁之浸強也四章言軍容五章言憂旱章言終歲之勞不足咎自悲而至於哀非人所能知則憂國之大者也文王遣將其盡忠如此書謂大邦畏其力歟前五章皆以王事而急忘其勞忘其家忘其飢渴可謂能體國矣卒章曷爲傷悲乃斷之曰莫知我哀似若相反者然詩以最後之辭爲重十之七八也此必有旨竊意服事殷者文王與十亂爾安能同於戎卒哉殷之必喪人所同知尚能憂獫狁乎爲中國之故捍禦外患文王之心天下之心也文王雖忠於事殷豈果能以是保殷之不亡乎是以悲且哀也長城之築其首城朔方者文王實肇法也

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旄矣彼旒旄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  
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嘒嘒草蟲  
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詩以出爲辭序以還爲辭何也謂於既還之後勞其出  
師之始亦可也但詩辭無勞還之旨耳古者專用車戰  
故以名詩車之方出前三章皆言于彼不得強以爲歸  
也三四皆以徃爲辭四所謂昔我往矣得非指舊役乎

豈不懷歸戍役之情也未可謂之還歸明矣五章程氏  
以爲望王師之辭信矣故有未見既見之辭由是言之  
則南仲之薄伐西戎似指前日之功也卒章似若期以  
成功之辭序詩者因薄伐西戎一語故於采芣之序合  
昆夷玁狁並言說詩遂演而實之詳此三四詩皆戍于  
境而非伐也其間所謂伐者因其來侵而伐之耳不然  
不應淹久如此自南仲北伐之後中國三百年無戎患  
至宣王北伐不百年而有犬戎蔑周之禍抑文王攘斥  
之功後世未之考乎

杖杜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之名杖杜者三其章首皆曰有杖之杜義不相遠皆謂物性之特立也是詩無勞還役之旨序詩者旣以出車爲還帥遂以此詩爲還役以其辭之近似也此詩有室家思望之情皆役夫未至之辭旣未至矣何以爲此辭哉自采薇以下三詩雖作詩之人皆異然商紂在上文王以事殷之心能使婦人女子皆以王事爲急思之不失其正而無怨懟之私心豈非文王之化與二南同風而正小雅諸詩又其化之成而一於正者乎此吾夫子所以繫之雅而以爲什之首歟

魚麗

魚麗于留鱗魚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留魴鱧君子有

酒多且旨魚麗于罍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萬物盛多固德盛治盛之所形見其本原在天保之首章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天眷之實詩人美之亦其所也詩雖其簡直而事與情甚備物之蕃阜必驗之於魚魚者水中之物非人力所及詩人以物之盛多為旨謂魚之自麗于罍者也其曰君子有酒蓋其君民上下相得於悅豫如此之盛其卒章則以物之多為末其德嘉矣其人偕矣其時泰矣由是推之太平之象未有加焉不以其物者末章之旨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李曰六篇皆以秦火而亡則義不可得而知而毛氏於六篇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二字或一字以為題如螽斯樛木皆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不在焉但說篇中一兩字耳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序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  
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纒纒之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思

是詩言南下詩亦以南言與二南同義且豐鎬之去江  
南遠矣就使西北所統之地亦不應指江漢之間以言  
得賢其求賢捨近而舉遠強爲之說抑豈不通但不應  
取義如此之遠豈自豐鎬至江漢皆不可以賢言哉南  
言化自北而南者子夏之辭爾文王之詩以得賢興周

必待江漢之賢而後興乎竊意文王之詩多以南者殆  
受命作周之後詩人以其南面而聽天下故多以南取  
義如嘉魚臺菜皆自豐鎬所都之南爲言非合天下之  
大而有取於江漢之南也二雅二南皆文王道教化旣成  
之詩其辭皆樂易簡大粹然王道之大凡詩辭皆鼓舞  
歡樂之事與他詩異矣雅者正也王政所興也小雅之  
別其義少異於大雅爾吾夫子所以別詩之義非子夏  
之徒所得而與也三章之樛木即周南詩旨四章翩翩  
者騅即葛覃黃鳥于飛集于灌木之旨氣類之感非所

言言卷第七  
致而致焉此所以見聖德所感召也歟是詩專以嘉爲  
言魚之言嘉者以其賓之嘉德也文王肇造之主大如  
十亂必有異於人者觀是詩自嘉之外無他美爲其義  
惟雅言焉他經所不及也吉士吉人蓋亦近之嘉固非  
吉之所可並也似若淵懿睿聖之謂乎不然無以當詩  
人之詠歌也矣

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  
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是詩謂賢才衆多者每章之首辭也詩人之旨不專在  
此詩凡五章言樂只君子者十每章再言之不少異也  
說詩者溺於序詩之辭謂其爲邦家立太平之基則不  
容不以樂只君子爲賢者之事若謂指賢者亦可萬壽  
無疆可謂之賢者乎縱使不以爲嫌保艾爾後曷爲又



指賢者後嗣乎此溺於序而不思爾凡言樂只君子多指文王名詩以南山有臺臺草也亦可以備風雨猶大雅棫樸之旨自其草而至於木皆為有用之物此喻才之大小皆有益於時每章二辭足以喻其多才矣自此之外皆文王也前二章邦家之基光矣三曰民之父母四五曰壽其再言也又自萬壽而進於德音又進於啓佑後人謂王業之永久也詠文王之意多於得賢者遠矣

由庚 崇丘 由儀

詩序謂得由其道故東哲遂以庚為道古未有庚訓道之例以易言之先庚後庚則庚為更以時言之庚在西南坤之方也其猶七月乎周公以七月名詩此詩以庚名不可強異之也得非物至此而更月令中央土而後為秋或者西成之方萬物更始之時乎六亡詩東萊以孔氏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爾據六月之序則由庚宜在南有嘉魚之前次於華黍而崇丘在南山有臺前而後由儀次之孔氏謂由庚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下從其類竊意詩之次本自如六月

之言豈詩之次本於詩序追詩之既云毛公乃比而合言之耳

蓼蕭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且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儻華忡忡和鸞雖萬福攸同

是詩以蕭為喻蕭野草也何地無之蓼其茂詩人之旨在零露一辭故四章同辭自漙至濃露浸渥也露必夜零天地之澤惟露惟均無物不被無物不均凡詩言未見而後言既見惟秦風晨風止言既見此獨不言未見則其為諸侯朝正於王之燕也已不但湛露之燕也故詩旨視湛露為不遠豈若漢之大酺乎

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是詩天子所以待諸侯也以燕為重尊天子也但有不  
可曉者君之燕其臣以禮接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臣  
庶用之猶為非宜況於名分尊卑之際乎臣卜其晝未  
卜其夜若訓詁所引亦是當理是安可踰乎又可謂之  
成於同姓乎如謂詩人詠歌之辭非實有是事亦非可  
以為訓也况曰雅乎露以夜零君道在剛故以日為喻  
夜陰氣也陰氣凝而為露喻天下以權制者陽也以恩  
浹者夜之露也飲之托於夜者以露起義也首章期之  
以醉以燕而盡其情酒以行禮故期之以醉自此以下

不以醉言矣在宗廟成此禮其謹於禮可知湛湛之露  
則其沾潤渥矣所以興君之澤恩如此其深也湛露夜  
露之深故能如此既露既足故必朝日之升而後晞喻  
吾君之臨其上君以陽為德而禮不可瀆也二章所謂  
在宗載考者同姓之親乃成其禮則庶姓之不成可知  
也前二章待諸侯者以情必貴於浹洽故以夜飲言後  
二章言莫不者羣臣因燕賜而益尊敬莫有不謹者也  
三章以令德言德將無醉也卒章以令儀終之則終始  
乎禮儀可知其旨似若琴瑟張不知之意桐椅皆實矣

詩說卷第七  
有和樂之質而非所以爲用也詩旨見矣椅桐所以伐  
琴瑟也不言琴瑟而言椅桐者琴瑟之質天地之正性  
也故以實爲言其實在成禮不在並樂也

彤弓

彤弓 昭考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  
饗之彤弓 昭考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  
一朝右之彤弓 昭考受言橐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  
既設一朝疇之

藏之載之橐之在先者人君重其自有而後所予重也  
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中心甚愛其人也饗之右之而  
後疇之者始錫也其不輕於所賜如此右之若右序有  
周之右非列之諸侯之上其可命之以征伐之事乎自  
其受而藏之之初積而至於疇之之盛其儀典而後錫  
焉則所重逾於弓矢多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  
中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  
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言言卷第七  
三十二  
是詩未見所謂育材也以我喻人才何哉育之於不食之地何以謂之育乎詳味詩辭但若喻人材衆多皆願立於王朝周王能大受之無一弃遺卒章人才用於上如舟之在水如大魚縱巨壑無一不足人才既多周又並用之其用之也又各得其所故四章皆言既見君子一時感會之盛而已無他義也六月序言無禮儀亦與樂育不相涉皆不得其說故耳

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是詩之序備言四夷交侵中國廢亂考之宣王之前蓋

未至此也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政去前世未大相遠  
變亂之殷在幽王之後平王東遷始降於國風前此王  
政尚行於天下特服從不逮昔者爾若玁狁再侵吉甫  
伐之蠻荆爲讎方叔克之本末爲天下大患中國蓋未  
微也是以宣王中興之易若宣王之後幽王喪亂始不  
爲中國如序詩者之言矣故朱氏亦疑之謂人亡政息  
雖鍾鼓管絃之聲未廢其實不舉此失於信詩序之過  
強爲之辭爾學者但詳考宣王以前之事則知詩序之  
妄矣首夏出師犯古人之明戒宣王初政善意方新決

不至此直以玁狁之侵日急勢之方熾爲中國之憂故  
命尹吉甫驅而出之爾侵鎬謂地名之適同善矣方若  
朔方之方向者文王嘗以玁狁之患而城朔方詩曰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其上章亦曰王命南仲徃城于方亦  
專以方之一字爲辭則鎬及方方爲朔方明矣知方爲  
朔方之方則鎬固近於方信非西土之鎬也首章明出  
師之不獲已不容少緩王國中國也二章言天子則顧  
憂在君心矣成軍於內而後出見師律之嚴焉三章以  
武功言中國爲之安定人已信其有功四章以戎之侵

與師之出對言見捍禦之盛也五章言斥地之廣至于  
之辭極其所至以爲吉甫之功言萬邦則夷夏皆在焉  
卒章見君臣持勝之道以吉甫之功如此詩人不過於  
辭王朝不過於賞將無矜伐之心人無佳兵之意燕錫  
均於朋友寵章止於酒肴以孝友爲當尊以中朝爲有  
賢不以一時功力加於百世名義之上視君臣動色相  
慶茅土疇功者何翅萬萬哉此所以見聖賢盛際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畱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千

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篚第魚服  
鉤膺儻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瑤葱珩駝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師千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春蠶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此詩首末尊言方叔車甲之盛上不及宣王下不及同

列以方叔元老之辭推之其幾於師尚父乎方叔壯猷  
專任軍事耶詩名采芑若是喻方叔選士之精毛氏所  
謂新美軍事者乎三代寓兵於農此時疑有存者選擇  
而取之所謂采也首章車從之盛二章將帥之重三章  
師律之嚴陳師鞠旅固未戰之事也四章則言有事于  
蠻荆者也且造覺者蠻荆而克伐者獫狁鄭氏謂方叔  
先與吉甫同伐獫狁今特伐蠻荆此以詩之辭爲說而  
未必然似若獫狁與蠻荆相挺而動獫狁世爲周患北  
方之強也伐獫狁則荆人自服矣或者方叔當蠻荆吉

甫當獫狁吉甫奏功方叔全師耶獫狁在北荆在南地  
不相比二詩不相涉故采芑言出師之盛而不言功遽  
有振旅之辭六月言薄伐奏功而不及蠻荆事雖異而  
所以服戎狄者固相關也比而參之則一時事迹自見  
也以維糜維芑言之則芑蓋禾屬也未敢謂四月非禾  
熟之時但整車馬而出而從容於采獲則事勢非宜爾  
以出師爲名而以禾黍名詩亦非類謂之苦馬則似矣  
兵車無所食采野菜而食之則可也

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蹕蹕建旒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駟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宣王功業不終是詩亦可見其漸矣一時未以宣王爲可刺故多美之辭自古會諸侯皆以禮其察諸侯以治未有以田獵也以田獵示諸侯如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同助我舉柴古無此比也其近似者成王岐陽之蒐耳此事於經無見焉周召在位未必有也群辟承德美文王之於其國不敢遊田以供庶邦孟子謂省耕省斂豈有田獵選車徒之事如齊威晉文之爲也後世但見詩辭多夸詩序多美以其時推之共和以後王室已過於弱宣王中興而有獫狁蠻荆之梗兵固不可不強遂合諸侯以蒐田爲名而選取其尤以壯京邑詩人歌之者此也古者多以車戰詩辭詩名之所重也教亦近於京洛豈有復古止在田狩哉教謂爲教鄙之教固

言言卷第七  
三十七  
爲有據安知豐鎬間自有敷地乎吉日詩言洛李氏謂周官雍州其浸洛汭非豫之洛也其詩又謂溱沮之從信其爲豐鎬之地二詩並列其事同其時同序特見其有敷地遂謂爲東都爾吾夫子刪詩之旨蓋自是而見宣王不終之漸其十篇爲什者毛氏所列恐非吾吳子之舊也詳是詩亦有鴻鴈誇羨驕矜之意殆其失德已著詩人乃顯刺之于時蓋未虞其至此也若宣王因田獵選車徒於鎬京行之何所不可會諸侯用之則不敢以爲然也豈其所謂變小雅歟

吉日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麋麇異溱洧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詩之言田獵者皆刺也宣王詩獨以爲美歟是詩曰天子之所日以燕天子竊意與車攻同時而諸侯亦在焉成康之世可謂盛矣而田狩不書宣王僅能中興而田

言言卷第七  
乃如此見歌者兩詩焉謂非刺奇也使諸臣效力於  
禽以遂人主田狩之樂三代之賢主有是哉李援周官  
雍州其浸洛汭甚善其詩曰漆沮之從按禹貢渭水東  
至于澧又東過漆沮其爲澧鎬之水甚明若使自澧鎬  
遠狩于洛則愈不可言也

詩說卷第七

詩說卷第八

信安劉克學

鴻鴈

小雅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於人哀此  
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  
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嗒嗒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  
愚人謂我宣驕

詩序可謂極其美矣使其誠若是則宣王可謂有盛德  
於斯民按宣王承共和之後厲王止出奔宮室蓋猶舊

也似不若平王之初何以有萬民離散之說當時獫狁  
蠻荆未至於擾亂中國也殆是序詩者習見平王以後  
之禍亂遂謂宣王之時已若此則誤矣天下諸侯雖不  
率服如前日而禍未及民共和之政未改周之治世也  
使若平王之初而有還定安集之事則宜矣按詩之辭  
似是宣王興宮室爾非處其民之辭也雖曰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亦非曰得其所也謂之因力役而鰥寡尤可  
哀何不可之有卒章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則當時固  
有宣驕之語矣若止爲處其民人何宣驕之可言詩序

惑亂其旨遂使詩人之旨不暢故歐公以之子爲使臣  
於辭若通要非本旨也詩辭本非有所刺也于時宣王  
不克終之失未彰詩人以其初政之善未謂其侈心之  
放也殆不可謂如初者也若靈臺不日成之之詠於其  
有靈德耳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之辭殆是強爲之解釋  
以文其過爾此亦辭之窮乎鴻鴈者隨陽之鳥以寒暑  
徙其居也其集常在水澤曠野之中似若宣王於野澤  
之中大有興作若楚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宣王  
興宮室驅其民以自隨故以鴻鴈爲興言不得安居與

詩序正相反故首章曰劬勞于野非京邑明矣爰及二字蓋明其本心也以興宮室之故使之遷焉以中澤之地于此而築垣墉至於百堵皆作其鰥寡者爲可哀也與哀鳴嗷嗷相應這是遷其民於曠野水澤之中使之勤勞故三章皆以爲言三章所謂安宅尚有徇其君以異他日之安者肅肅言其衆也二章旣集矣三章乃至於哀鳴嗷嗷非民情可知以初政之善未忍顯斥其過雖以宣驕爲愚亦爲君隱之意至其末年失德旣彰公以爲刺矣此詩與沔水同旨讒言其興固可見斯干築室百堵之事也詩人雖強爲君飾其非驕抑亦示其君以怨咨之情矣

庭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此詩但有箴規無所美也始之過激者其終常易放如唐明皇之焚珠錦於前殿當時已憂其不克終夫以朝覲之初而有夜未央之詞以理推之宜不至此詩人欲

刺其晏朝之漸爲此辭爾俄而夜未艾則已晚矣終而  
夜鄉晨宜宣后之謂愆也始聞其聲終見其形此則詩  
之常法爾

沔水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駢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  
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駢彼飛隼  
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駢彼  
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是詩有深旨未易可知也序詩者亦漫曰規宣王爾其

何以爲規乎且飛隼與沔水豈相近哉何得取而並言  
詩凡三章其兩章以沔水爲言其三章則去沔水專以  
隼言宜其旨之難知也詩之憂亂甚切故其旨甚微且  
沔水者漢水也漢水行乎地之下禹貢曰嶓冢導漢東  
流于漢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漢  
之入江在今漢陽軍也彭蠡在今江州南康軍相去八  
百里越廬山之阜而後出而爲湖湖在江之南旣入江  
若並流入海亦勢也又越江而北始與江並流以入海  
行乎地中未有如此也四瀆本以水之獨至于海而名

言言卷第八  
之耳禹貢之書濟水曰溢爲滎曰出于陶丘北亦行地  
下也惟孟子黜濟於瀆而曰江河淮漢是也漢水之獨  
入海禹貢書之尤著此詩人之旨也如謂不然強以此  
言似可信也其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禹貢曰江漢朝  
宗混而一之也此詩獨曰沔水自朝宗則其旨著矣正  
自漢陽入江無朝宗之跡故也當時諸侯朝覲之文不  
著於世如沔水之朝宗矣猶有知周末盡泯滅也故  
以沔爲喻其間固有敢於問鼎者得非如隼之將擊乎  
此詩人所憂也幽王大戎之禍申侯實召之雖見於數

年後當時已有此幾矣使朝覲之儀如江漢之浩浩湯  
湯狡焉者不得而衷此惡也隼者搏擊之禽鷙鳥將擊  
必匿其形故首章飛而且止二章飛而且揚作其搏擊  
之勢矣言將起而取之也首章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喪亂者言不以危亂爲懼誰無父母能不思所  
以圖全乎二章繼此念字謂念之深者又起又行以心  
之甚憂不能弭忘如韓退之詩所謂繞壁行彷徨是也  
詩旨可謂明矣卒章則罪其君之不可救藥者也訛言  
者非但爲僞言若有驚訛爲禍亂之證者乃不以爲懲

戒反以我之所友善者皆能敬畏而人自讒毀之耳此  
喪禍之所必至無復警悟矣觀此詩則宣王之末杜伯  
射之于鄣者雖非經見庸有此理

此詩之辭多窒雖曰難明辭義不應相遠如此似若  
宣王之多生隱諸侯多携貳儻以杜伯之事推之則  
詩辭皆通首章已以念亂爲言誰無父母不保其家  
也念彼不蹟諸侯有不朝者得非有干紀之兆乎卒  
章率彼中陵言隼將下而擊取矣民有訛言而玩之  
也我友敬矣指首章所言邦人諸友也王又將用讒  
而間其我矣若王失德滋甚後世不知爾

鶴鳴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  
有樹檀其下維樛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臯聲聞  
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榦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詩所謂求賢者則亦幾矣詩之每章凡四事若不比  
飲各是一義大抵皆以興賢者之出處耳易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之似賢固也臯



澤也鳴於臯而聞于野終又聞于天遠聞也此言賢者  
之譽已聞者也魚潛在淵者而或在于渚二章魚在渚  
者反潛在淵矣賢者之既見而復隱潛則不爲我用矣  
此二章若易知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兩章同辭追有  
所指鄭氏以爲喻小人亦幾矣擇與穀亦類所指謂何  
殆未可知竊疑檀者材木也若謂園之可樂而有樹藝  
之檀檀任重之材也可以爲車輻園有樹檀見其能任  
重者也每章三物鶴言其聲魚取其潛檀取其材皆以  
喻賢非可強以他義爲訓也故樹檀於園爲可樂矣乃

有妨賢害能者焉樹之將以爲用也其下乃有擇落之  
物有惡木之穀豈其類乎非其類則傷之者至焉故攻  
而治之者詩人皆以爲它山之石石之磨礪而金愈利  
石之琢削而玉愈美若是則鶴魚檀之喻未足以盡賢  
者之美如金如玉小人愈害之而愈光明雋偉矣

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  
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曾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  
之尸饗

詳此詩宣王末年若有奔播之禍者不但於姜戎之敗及太子晉之言禍未弭者焉但傳記不書莫可知爾此詩之有可見者以司馬所掌當使王室尊安守在四夷可也乃曰胡轉予于恤三章同辭則一詩之大旨也上句言周衛之職何乃轉我於憂恤之中至於無止居二章無底止奔播未定之辭也卒章似若奔播之亂尸饔之責屬之母乎母之尸饔在軍士及民庶者常事也何以責其所聞之不聰母之尸饔似若不爲臣民發此語也

白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道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實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道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詩殆楚詞招隱之意白駒况其精潔也以繫維之辭求之則所乘之馬矣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之辭求之豈乘白馬而往空谷乎抑賢者之隱而以空谷言耶馬

則乘而出者也姑以是言其人耶皆可也味詩人之旨  
似若白駒過隙之意後之言曰影穿屋謂之白駒白駒  
在空谷若日影穿林木炯然如落月滿屋梁者也前二  
章則指其乘馬也生芻其猶召南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之意徐穉子之所取乎如以爲賢者所享及馬之所食  
義味自短耳卒章毋金玉爾音欲其未忘斯世也遐心  
猶甘盤遜于荒野暨厥終罔顯之意

黃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

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  
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  
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大學言知止雖不援此詩爲言其名同則其義同此詩  
謂此邦之不可處者亦知止之義也語黃鳥以無啄無  
集則鳥之不如人也我之所處汝毋以爲安也我將去  
之者也此邦之人似若惡其風俗之薄又非止謂危邦  
亂邦之比也梁粟黍皆以我言猶父兄族之爲己親也  
宣王失德未幾而俗已不善如此文武幽厲之興民之

好惡善惡相反之速耶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  
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蕞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  
以富亦祇以異

是詩爲昏姻之不終易知也但詩人之旨難盡通耳合  
而求之其賈誼所謂家貧子壯則出贅者乎故曰昏姻  
之故言就爾居爾宿者也贅而不見厚則歸其家者也  
但詩名以我行其野爲辭是昏姻非媒妁之言矣詩名  
非可略者也行於野而有所采苟合者也宜其無終焉  
後世之俗周衰已有之但卒章又與前二章異不思舊  
姻則固已有室矣又他求之焉其管氏三歸之類乎魯  
論引誠不以富字與此異不以是爲義也富非多財之  
謂舍舊圖新意不在兼有也祇欲異於其舊爾風俗之  
變乃至是乎

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

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  
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  
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  
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  
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是詩記宮室之盛爾宣王承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年天  
下未有變亂也就使文武成康之舊已有圯壞宣王中  
興整葺故宮曷爲至於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哉以詩辭  
求之首章秩秩之干幽幽之山併及松竹之盛似於山  
川之勝大營宮室乎詩人於詠歌之中致其諷焉子虛  
上林猶能用此法况詩人乎續妣祖好兄弟詩人忠愛  
之辭作室不及宗廟何后稷姜嫄之可言妣祖止當以  
近世言非詩義所起也宣王雖曰中興時猶多梗諸侯  
雖已會同六服承德似未及昔者之盛以宮室畜牧形

於歌詠安知其非刺乎詩人以一時所見言之非若後世合始終而槩其大體之欲成其美也

無羊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旟矣室家溱溱

詩人例多反辭如無競維人甚言其競也無羊甚言其畜之富也牲之用牛羊豈尚其富哉其二章曰爾牲則具視首章三百九十之數不可謂非刺也大學言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鄭氏謂卿大夫之家賓祭用水則卿大夫非所宜畜矣况爲天下主乎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詩人歌詠天子而夸牛羊之多豈宣王之所用心於此乎何所詠之卑也序以詩有畢來既升之辭謂之考牧似若詩人之旨刺其用心於畜牧者乎異哉天子之用心也

節南山

小雅

魯桓公十五年家父來求車距幽王之卒七十有五年  
 古人之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  
 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  
 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是詩所刺專言尹氏之兆亂也當時去厲王監謗之事  
 未遠詩辭曰何用不監似言何不監謗也其上文又曰  
 憂心如惓不敢戲談是秉國者以威脅下人不敢議國  
 事非指監謗而何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  
 引多民言無嘉憺莫懲嗟

幽王在位僅十有一年而大戎之禍起文武成康之業  
 蕩然無復存者以周家之盛豈應壞亂如此之亟觀此  
 詩及正月多言民之訛言十月之交曰讒口置置則民  
 言之無嘉其美竊疑宣王失德當時已有禍變之兆沔  
 水之卒章亦曰民之訛言又曰讒言其興是宣王之末  
 年已有訛言之可畏君臣之玩忽不畏者久矣至幽之

世宜其滋甚也中庸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  
動乎四體特以在位者貪鄙不復憂懼而禍亂遂至於  
不可解豈一朝一夕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周未有我禍豈能預知其禍之至此哉自宣王末年人  
心固已危之矣訛言屢興必有不忍聞者一時君臣恃  
周室之強不虞其一變而遂滅也玩而忽之詩人豈過  
於憂者逆知其勢必至於大敗極壞若燭照數計是以

憂之深言之切以爲蕃盛之區必至於殘滅爲禾黍荆  
棘之場矣故有空我師之言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  
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此章明秉國者喪亂之實也以弗躬弗親爲責幽王委  
國政於人可也謂秉國者亦不自以身歷而轉授之小  
人亦可也庶民弗信當時之人固知其妄矣弗問者自  
專其國也弗任者自踈其賢也託以詢謀於君子以欺  
世者不但後世有此情狀也詩人憂之切勸以平夷其



心廢退其人毋以小人至於自陷於危殆也其原起於  
妮所親愛而尊寵之反誣人聽以爲詢謀於君子者也  
此固後世專國者之常態乎察其情之深故疾之之辭  
切也媮仕姻婭顯植私黨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誼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  
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之爲義雖莫知其要是天意之所不予而已屆之  
訓至者多矣特闕之訓息未知其說也若以歌一闕言  
之亦幾於息者也詩人謂亂匪降自天惟人所召爾天  
雖不我予人之爲不善如有至極則人心之怨怒亦少  
息矣人之爲不善如少平夷則人之惡怒亦違去之矣  
言人情易反則天意可回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恚如醒誰秉  
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詩人逆知大戎之禍必大壞周室故其辭多哀亂未形  
之時而曰亂靡有定知其勢之必然也以月之生爲辭  
月陰氣也生魄也如生明一日之度而頓異於昨矣月  
之生也卿士惟月者也

言言卷第六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四牡項領但是形容馬之強可以馳騁而四方蹙蹙不可以騁自厲王出奔止是諸侯有異心耳夷狄未猾夏也宣王之初雖能伐獫狁威蠻荆而千畝之戰王師敗績姜戎遂莫制謂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雖項領之馬舉四方無可往之所矣蹙猶曰蹙國百里之蹙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釋如相疇矣

此章言同惡相濟之情惡念之方新也若將相助其矛戟焉故曰爾矛爾惡皆濟其惡也夷釋皆以既言言其

旋相親睦言小人之情可謂得其要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訥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哀救禍亂灼知其終之波蕩以尹氏無可告語而歸之於天天方降禍惟有王心可以反而歸之於治爾曰誦曰訥皆以忿激之切也萬邦之生死衆矣惟幽王化一心之微可以全而活之耳

正月

是詩之難知非獨今世也自家語中說已若言之未明

但見憂禍亂而不言其所以憂也故旨趣多不貫通  
精加詳審然後知其為平王篡携王之時國人憂之  
而作是詩也以是求之則辭旨皆通蓋以第八章證  
之前三章詩人且自託以言其憂之情未遽及事也  
于時平王宜曰將挾申甫以逐携王携王獨立無助  
詩人專以已之惇獨以言携王伯服之獨立也懼禍  
之及故多隱辭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  
京京哀我小心瘼憂以瘵

此詩之首章所憂在訛言耳霜為陰之始凝夏之四月  
純陽之月陰已盡者也陰當已盡之時始凝而為霜相  
反甚矣訛言孔將必有駭人聞聽者聞聽既駭我獨憂  
之可謂小心也已瘼憂者憂在內瘵證在外者也心之  
所憂至於證發於外者也京瘼二字雖莫明其的以意  
逆志大約如此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此章以我生不辰為言詩人逆見禍亂之極有不可勝

言者至於怨其生之辰將有不得其死者焉古無秀言之說豈惡秀亂苗之義惑亂是非似是而非故曰秀言出自口之辭若無根柢來歷之義止自口中撰成其可憂愈其憂之太過人反得而侮之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猶兔爰之詩曰我生之初我生之後同義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憂時之切賢者之心也以憂時為心而以祿仕為言似恐未然詩人之旨不若是鄙也此蓋詩人以民庶而憂國念我無祿猶朝不坐燕不與之意不但以無祿於時為可免也將并及之矣于何從祿似不與上祿字相涉止是無所託生爾將如烏之止誰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中林林木之大者可以為棟梁之材者也顧乃為薪蒸乎殆指携王已致天位而不自建立者也人心方以為危殆而王尚夢夢然罔所聞知自大戎蔑周之後既能有定無人不可為也彼上天之心豈有所憎惡乎言此

者憎其干位者爾故曰伊誰

謂山盖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以高爲義不應言卑也山以卑言謂至高而卑矣喻  
宗周之蔑也卑而至於爲岡陵固已陵夷矣尚不知所  
以圖之乎至於訛言之興猶未信其然召故老而以占  
與夢訊之其無所知識亦其矣烏之雌雄非可知也物  
之至微者莫能辨也其推乃王之無知不能圖存亡之幾  
也聖之爲德豈在烏之雌雄就使知之何爲也哉特託

物之微言其無知耳言占夢所知之末也國勢至此而  
不知懲乃欲以占夢求之哉具曰予聖似指實事當  
時皇父爲卿士作都于向十月之交謂皇父孔聖者乎  
故詩人以爲辭

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  
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跼天踏地若無所容陸士衡之言也孫權數曹操之罪  
曰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械其此之謂乎恐平王遷洛  
之始携王嗣立之初王室方弱國勢未定未能用此苛

政也若詩人形容携平之變天崩地裂之辭如此爾維  
號斯言指民之訛言也訛言瀕洞號動人聽故曰斯言  
有所指也其言非無根也有倫如中庸毛猶有倫之倫  
有脊如有骨也皆可見實也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何爲  
如虺蜴之含毒螫而欲篡而取之哉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扞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此章之義最隱諸家皆以用賢爲義恐未必然當此時  
未暇及用賢也訛言方興禍亂之機已形群姦盤踞尚

可以用賢爲說乎王仲淹與門人誦此詩亦以朝廷有  
召子議矣其未知詩人之旨均也似若指携王之孤立  
也阪田之中有特立之苗喻携王明矣天之命携王者  
如不能立也彼求我則彼指平王也求所以攻之者未  
得其說也故以彼爲辭仇多訓匹自大戎之變諸侯之  
立携王者亦不能出力以衛上也以是求之庶若能貫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  
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以詩辭觀之似未有此禍而億料之辭也以周家之盛

言言卷第八  
如此國人敢以奇禍預歸之於天子之后乎此詩為携  
平之詩明矣止由先後之次不序十月之交始言豔妻  
煽方處故說者不容以為宗周之既滅也詩之次不可  
攷當以詩之辭為信憂心如結者憂未破也平王方有  
篡之謀訛言已有篡之證故也今茲之正指携王之正  
也幽王遇禍褒姒見虜諸侯以携王世子而尊立之平  
王猶在申也故曰今茲之正胡然而危厲如此乎如焰之  
始然又將滅之者也謂平王之必篡也詩人以前此犬  
戎之禍褒姒之滅周如此其易矣今禍亂又將再及矣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  
助予

古之車制雖不可知左傳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則輔車  
不共為一物非但如孔氏之說而已輸爾載與後章之  
辭相近如謂已輸送其所載則後章不輸爾載辭亦窒  
矣輸若覆車者也車既覆而求助乎終其永懷承上章  
滅周之禍不可去心也陰雨與迨天未陰雨同

無棄爾輔貞子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  
不意

此章似戒宜白者也謂前日褒姒之禍覆車可鑒所載者不勝其可憂爾不可棄爾輔車相依之助而忽至險之憂言大戎滅周事變未定其憂方大毋以位爲樂當憂不能勝之任以濟其險乃曾不及是而自孤其勢乎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魚之在沼異於縱大壑矣苟活者也于時喪亂方殷携王僅託足於殘破之墟由此言之魚沼之辭見矣潛雖伏矣因沼魚而衍此辭也指平王之情人所具知不可

隱也是以慘慘其憂也念國之爲虐似非謂虐政政所以虐民非以虐國也今又慕携王虐國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玄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此章之旨在彼我二辭非可混而一之也言宜白以肴酒私其姻黨以相洽比顧携王之獨立故曰念我獨兮其憂愈甚也

此此彼有屋敷敷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嗇矣富人哀此惇獨



卒章復以彼此明之彼指平王宜咎也特申國以自庇  
召大戎以覆國今又將篡携王而代之位所以爲屋者  
亦微矣所以爲穀者亦可知故以此此藪藪爲言民今  
無祿似若有所指極而害之者天未已富人似與前  
章協比同義其所邀結者衆矣詩人哀伯服之無援也  
矣是詩末兩章斷句皆以獨爲言其旨可見

###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  
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名詩以十月之交交交會之度也詩人豈有羨辭哉其  
日爲朔而曰朔月者日之食在此月朔也按唐傳仁均  
傳曰經書日蝕毛詩爲先十月辛卯朔蝕辛卯臣推得  
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蝕書盾征書日食在夏仲康之世  
則先於詩六七百年矣此詩月以彼言不以食與不食  
爲災此日而微則畏天變在日矣春秋不書月食而書  
日食作此詩者其亦知吾先聖之旨乎三代聖賢以道  
德教民其正理公於人心素矣詩人必其士之秀出者  
焉以正月之旨言之蓋刺携平而此詩非刺幽王明甚

詩說卷第八  
但先後失次耳竊意二詩皆以月名正月爲四月之卦  
乾也十月之卦坤也聖人於易用進陽退陰之法坤卦  
嫌於無陽而稱龍聖人編詩豈容以坤月加於乾哉其  
名詩適以月爲義序詩安得不以其取義者爲先後乎  
其詩辭各自著其事不可得而紊其序詩之次以正月  
爲先者聖人經世之大法也又况三章以後皆指皇天  
之力役非國之大務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以不用其行爲常行之度麻家之說爾儒者襲之自不  
爲嫌但於他月皆可用此訓也詩人獨於此詩此月爲  
言者必有定理不在他月者焉十月坤卦一陽將生於  
下而爲復復天地之心也生生天地之大德造化之所  
流行也方嫌於無陽而陰之剝剝者方盡陰又尅之使  
其流行者不得而用矣首章所謂亦孔之醜者義正在  
此故於二章明言之也月以陰而薄食者常也此以陽  
之既盡而又食焉其將無陽乎在人如之何而不亟爲  
善也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哀今之人胡憮莫懲

詩之次三章始言雷電山川之變而以日食爲詩之名  
則莫大於日月之告凶矣昔者天以雷電彰周公之德  
乃致泰和之治君臣之德不同故變小而福大今以日  
食爲大變而雷電爲小異矣詩人哀七子之喪敗人國  
不知懼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  
趣馬橋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太任以九人興周褒姒以七子滅周皆一婦人之力也  
經之序列其人者極寡此詩列七子之職任而以褒姒  
統之其曰方處則大戎之禍未形也夫以七子之煽禍  
詩人乃顯以爲言而不忌抑若唐處士張祐作詩閑把  
寧王玉笛吹之詩聞于上貴妃出宮下髮者乎故杜甫  
有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之句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  
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繼四章指此皇父謂作都邑也自古姦人亡人國家

類自處以聖知非興兵征伐則大起力役又其下則起  
大獄以劫制言者不如是則其寵不固其國不蹙凡若  
此者禍亂可計日而待也非遷都何以曰不即我謀以  
下章言之則私邑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懋遺一老俾  
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以此章言之皇父之專恣亦甚矣蓋不知有天子也擇  
三有事豈以私邑而擇王朝之卿乎又言擇有車馬以  
居徂向強其私邑與季氏之於魯同也豈朝之故老亦  
徇其意而徃居之耶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蹶蹶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痍四方有美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倣我  
友自逸

此章言四方有美則我里爲居里甚明何所據以里爲  
病哉此詩自三章以後大抵以力役之勞爲怨非天下  
之大計也勞逸不均而怨出於正以每章八句言之則  
不敢倣友之自逸爲一句明矣

兩無正

名詩之義邈無端倪求之詩辭略不近似序既爲曲說以惑之儒者尊信不敢少異其有見者遂以韓詩強言之或增字或增句其疑益深又有以正字聯序爲義以次二章正大夫爲證皆莫可信也就其所傳者言之亦自有可通之理蓋幽平之變小雅多以天況王故皆怨天之辭如旻天疾威其詩名曰小旻明明上天其詩名曰小明天其可以小言哉天猶以小言則兩之以無正言之可矣甚言天道之差也考之當時幽王驪山之禍

携王自立於殘破之餘諸侯未嘗王之也平王挾申甫之助慕携而立自禍變以來靡所定止諸詩并作是詩專言靡所止戾則靡所臻曰予未有室家皆與杞國之憂同義宗周既殘洛邑雖遷而未知所終民無常主人情皇皇萬民之天未知所戴其託兩以言其無正也可矣正月之詩曰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十月之交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皆名此詩之義也鄭氏以此詩爲厲王之世詩辭宗周既滅止謂之奔彘可乎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

言詩卷第八  
二十七  
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文王之詩曰駿命不易亦以駿言天也不駿其德正與  
駿命相反觀此章昊天疾威弗慮弗圖其以天言平王  
甚著下章言宗周既滅此不得爲幽王也謂之追刺亦  
可孔氏謂昊天上有昊天此言昊天則亦幽王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  
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詩辭謂宗周既滅王氏乃以爲有滅之形夫以文武成  
康之澤歷春秋戰國叛離之變人心猶不忍去周安有

周未有變詩人乃謂王室之已滅哉雖秦隋之亂莫敢  
預爲此言也大戎之禍發於不虞之際前此詩人憂國  
之辭何所不至尚可以既滅之言加之天王之尊哉又  
有可證者其曰靡所止戾曰離居曰莫肯夙夜不宿衛  
也莫肯朝夕不勤王也庶曰式臧猶庶幾懲艾遷善也  
如強以爲未有戎禍辭義皆窒說詩者見平王之詩忝  
離列於王風矣遂槩以爲幽厲曾不思大戎滅周後事  
變方般大小雅諸詩記一時事變可悉以爲幽厲乎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

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此章曰如何曰胡皆惟禍亂之變而其其不悟也呼昊天而告之以辟言不信其以天爲君可見矣以天爲君則詩名以兩指王益可見當時國勢未定故曰靡非不畏于天乃指天爲言也辟言者所謂法語之言何也得非其悖亂綱常乎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慘慘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此章謂王昵近習而踈君子也戎飢指禍變大戎之禍

既成而未退遁饑饉禍之成而不遂其生誓御王所狎習而亦瘁矣變亂若是可以警悟而愈甚焉凡爲君子者未嘗訊之盡其情惟於小人聽其言如響之答其所譖者屏而退之矣以易之不能退不能遂爲訓可謂至切特恐詩旨不完爾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嗃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哀哉不能言非不能言也非舌之不能出也出諸口則躬受其禍矣其能言者非果能言也其能言者僅可而

已非有崇論竝議也但能巧發竒中以取譬倖是以其  
身常處休也此以正理明能言不能言之異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

詩人之辭將畢始發明次五章之能言不能言之旨故  
有兩云字所云者似若甚淺恐必有所指要是王之私  
黨爾不可使者必有干犯名義之大者而王罪之必也  
云可使者必有悖于名義者矣兩以畏我朋友也下章  
曰無言不疾是也設此二端以著平王之大罪如以為

幽厲則宗周之滅未滅不可紊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  
出居誰從作爾室

鄭氏以為厲王者其以此章謂出居于彘若天王出居  
于鄭者乎審如是視宗周既滅遠甚誰從作爾室之辭  
微之也指平王宜曰之居于申上得罪父母僅託足於  
申爾其辭甚稱昔爾出居今不然矣顧可謂之彘乎謂  
爾遷于王都指成周之王城也曰予未有室家豐鎬宮  
室殘破之矣鼠思泣血痛之甚矣痛大戎禍變之慘也



小旻

名詩之義何所指乎召旻發語之辭與此詩同而兩無正之首章亦有此辭爾雅謂秋曰旻天以兩無正之兩言浩浩昊天以別於旻天則爾雅之義亦不可略詩無小旻之辭而名詩加之以小故說者謂別於大雅且天之爲道似不應以小言詩以天喻君多矣幽王以後固宜以小言也以變大小雅合而推之是詩似在宗周既滅之後將遷洛邑之時謀議未定故六章之辭皆咎其謀猷之失有不容言者焉成周之法有詢國遷之文自

商家盤庚之遷都登進其民而共議之平王既篡携王而宗廟宮室已滅於大戎矣悵悵然無所底止論議不一小人執國柄萬姓瞖瞖無所屬心在位之賢既不得去又不得言是詩所以反覆致意歟小雅名詩多以小言者微周之故也亦見當時禍亂之殷非有文獻老成以素服於人周之君臣亦不能置可否爲之折衷焉此所以重可懼而作是詩儒者不能知詩人名詩之旨遂謂大雅刪其篇之多乎刪詩刪其句爾篇次詩名皆其舊也

言言卷第八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  
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首章專言謀猶之不善而不少沮遏也是天之降疾降  
威于下土之人也雖不明以天爲君其視一時謀猶之  
不善實君爲之矣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二章之辭似與首章重複若衍文爾詩人似不應爾吾  
夫子之刪詩豈容存而不削乎必有在也首章謀臧不

從不臧覆用上之聽言之罪也此章襲而言之者謂正  
義不存於人心是非善惡皆貿亂矣皆視上之意向而  
附和之也謀之善者皆違之不善者皆依之依違於上  
之所向不知公義也小人之衆志於苟同故人之謀猶  
何所底至乎汨喪義理愈見乖繆者也

我龜旣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言此詩者以執其咎一字之差故一詩之旨皆失執猶  
攻也如楚子玉謂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言言老第八  
謂發言其衆莫有敢攻其失者故皆易言而不忘言衆  
而莫從如匪行邁謂言之不可行者以其謀不得于道  
爾言合其道安有不可行哉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  
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彼人之築室于道也其謀是以不潰于成三四章之斷  
句相似而旨異道之爲訓亦不可合而槩言之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折或謀或肅或艾如彼  
泉流無淪胥以敗

當國勢未定之時惟恃君臣有定見以鎮撫之則不至  
於流蕩濫觴也詩人見一時議論不一思欲哀而救之  
謂携平之聖否未可知民庶豈無可倚仗者特恐善否  
不別終淪汨無辨同歸於敗而後已此詩人折衷之論  
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

永旻之詩非疾小人也卒章總一詩之旨不應專戒以  
不敬小人次五章言國勢之未定而憂其蕩滅者也前

四章皆言國論之不一以天之疾威爲世大患未嘗以  
小人爲憂說者不能通徇其辭爲之說爾暴虎馮河喻  
犬戎之禍也聖人戒子路亦喻其玩敵不可演而厲之  
他也當時犬戎驟起中國版蕩舉天下不敢議其後如  
建炎初民間出榜勸人言女真易敗毋延頸就戮之意  
同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寢有懷  
二人

二詩之辭若出一人旻指天可謂至大宛指鳩何其微  
也卒章之斷句乃同似若禍變之大上而旻天下而飛  
鳥覆載之內皆罹其禍者也姑舍是止以辭求之宛然  
小鳥其飛戾天所指之事未嘗及也遽曰念先人懷二  
人豈非以覆載之間皆可憂傷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  
不又

首章旣以文武爲言二章猶望以聖賢永保天命之意  
託於彼之昏亂者以戒其壹於酒也幽王荒於色不聞

以酒是詩豈虛言哉恣於慾必沈於酒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裸羸負之教誨爾子式穀  
似之

此章似指言盛治之時菽粟人得而采之若天下惟公  
之世螟蛉有子似若教化興行使人皆為善猶二章之  
言齊聖也若以宣王之子當似其先首尾辭旨亦貫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  
爾所生

觀此詩于時幽王尚未蕩也當時猶以前代期之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  
能穀

桑扈之為食粟與不食莫可詳也詩人之旨似不在此  
啄粟取喻以無粟終之者也填寡之人尚可以狂獄為  
宜乎宜者無告而莫之知也卜所以脫之寧棄其所食  
之粟卒章乃溢出淫刑之意焉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

德之温温非有才智脫於危險也集則非一人矣此詩

後二章若言王之虐政者與幽王之惡惟溺褒姒不聞以酒與虐政也詩無虐辭荒于色則酗酒淫刑皆其所必至特其致禍莫大於褒耳

### 小弁

是詩之所刺者何人哉若謂幽王之太子其宜咎歟伯服歟刺幽王之舍適立庶歟其本原未明何以能知其詩之辭哉雅烏爾雅謂不反哺者也不言鸞而言弁弁若飛之兒也而又小之微乎微者也次二章則宗周滅矣次三章若刺其不知父母也次四章若言幽王之有

褒姒猶可恕也豈應如壞木之無枝乎餘章辭雖甚隱可以意逆也次七章折衷於幽王之信讒人心之險憂其傾陷者也是則為平王作明矣且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咎既得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申侯怒召大戎滅周虜褒姒而去之伯服自立是為携王申侯與諸侯共立宜曰是為平王申即大雅崧高所美之申與召公內外合力而立宣王者也幽王娶申后此申侯所以忿而召大戎也藉曰罪在申而宜曰不預滅周之釁兆於宜曰也若以詩序言之則太子之傳宜曰之傳也以孟子

親之過言之怨者宜咎之怨詩出他人怨實宜曰此亦人之所當知也但以詩辭求之不但曰親之過大而已過大而怨亦本於慕未為大罪也孟子之言自有所主重輕不以此為準此詩之作若在乎王既廢之後其師傅忿其召大戎之悖而痛傷之其始由於幽王之用讒爾悖者滅天理無人心柳淵鹿雉之喻至謂心之所憂寧若人不知則可疾之極也此亦師傅所宜罪宜曰也如謂幽王在位宜曰在申則周家尚未禍不應言蹶蹶周道鞠為茂草也此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之辭非可以

為逆料之言也詳此始末而後詩之辭可得而知也

幽王在位十有一年宜咎之生必在未即位之前伯服生於得褒姒之後明矣李氏引左傳曰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用愆厥位携王妲己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王嗣宜曰也據孟子注則伯奇之追刺與其事似伯奇伯奇尹吉甫之子也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首章似言宜曰之廢非其罪所以兆滅周之禍孟子謂

親之過大者也。鶯斯以歸飛爲樂，似亦如之。飛以歸言亦言鳥之能反哺也。用意微矣。穀亦父子主恩之意。我罪伊何其指廢申后而黜宜臼，歟！自慙廢逐，不以其罪也。

踽踽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此章疢如疾首，若謂如孟子疾首蹙頰，止於憂而已。是詩多微辭，如以雅鳥不反哺爲興，是也。人之命在首疾，在首則人之生也。殆矣微喻平王之悖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罹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父母之邦也。猶加恭敬焉。矧父母之形體乎？何所瞻而非父？何所依而非母？言父母不容斯瀆忘也。父母而悖之，是外之不與毛相屬，內之不與裏相附也。天地之間，安有無父無母而生者？天之生我，其辰安在哉？辰者五行之秀氣也。託言於辰，以其無人性也。非師傅所責之辭乎？此其罪之大，不可加矣。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萋萋淠淠。譬彼舟流，不知



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一詩之辭皆可遷就謂之刺幽王固可惟前章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不可遷就甚明既知所刺之人則柳淵之喻可言矣柳之茂淵之深非其類者皆可託焉此與平王之不容携王也自前其類則禍亂未可知也故有舟流之憂二章之假寐今亦不遑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走獸也雉鳴禽也伎伎之訓莫知其的以待群爲訓

固善又似若以鹿繼舟流爲言其奔不可禁止也國風匏有苦葉言雉鳴求其牡此言求其雌其喻褻姦其萌怨幽王而重平王之罪也如謂刺幽王不應爲此言也鹿雉喻物性之偏者常也至若木之壞腐併與枝亦無之甚其篡携王也詩人之所憂寧使人之莫知蓋有不可言者矣甚之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說者以投兔爲兔之投人說詩固有此類是詩恐止是

局於詩序強爲此說至若瑾死之辭其窒蓋不恤也若非刺平王安得有瑾死之言使大戎之禍未作不應有是辭二事皆以尚或爲辭則其旨固無異投兔謂逐兔而投之如投鼠之忌器也欲投之時猶先視其旁無所忌而後投也行道之有死人猶爲之瘞埋者惟不忍也君子指平王也獨忍乎此其甚覆滅宗國悖天道而又篡携王以求逞故下章以疇讒爲言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後二章言致禍皆讒夫也信讒者如飲酒之相疇如此其甘也性之不慧曾不舒徐究其是否惟其言之是用今如伐木之掎矣析薪之地矣無可爲者矣彼之爲罪者舍而勿問可也予將弃而他之也故下章有逝梁發笱之辭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山高泉深正如白居易詩大行之路可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可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喻其險而

而不可測也說者以人之爲讒常屬耳於垣以伺之可謂得其情此詩非刺讒也卒章言聽讒不應及此也似若戒其人當察其心之險如山之高泉之深無輕易用其言當屬其耳於垣墻如不聞可也以正義救其君也乃深自省其言之不能入終上章他往之義不敢顧計也由之訓用經文爲多

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太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

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斂匪其止共維王之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大獲之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燿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讒譖之患何世無之非明且遠者鮮不爲病詩人遽以亂言以盜目之何也似若非朝之大夫也其迫爲褒姒

離間言之與故以父母發語以著其辭首章曰予謹無  
罪予謹無辜若善處父子之變矣迨是子懼不孝與號  
泣于旻天之意豈當時詩人見褒妣之亂而未見宜咎  
之悖乎父子之變至此非天爲之而誰爲天可逃乎謹  
之而已二章言僭僭初已足爲亂僭者若名分是非之  
僭差也豈褒妣上僭王但涵洪之而已遂至於讒然怒  
與祉相反而沮與已同類何也怒讒者之懷私也祉民  
祉之宜福也知讒者之情則見國家之福矣三章以讒  
爲盜矣信之者之過也盟已足傷况屢盟乎至再至三

而亂已長矣向之爲亂者至於暴矣禍亂之事人所同  
憂信讒者常甘心焉如飲鴆之自以爲甘也事至於此  
無由可止也罪之首不在他人矣四章之旨甚大辭若  
不相屬實一義也言國之宗廟其創業甚勞國之謀猷  
其垂憲甚大天下之公理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也凡  
詩必以正誼格之此類是也惟讒夫之心不可以人類  
言免兔非犬不能獲矣小人之亂不歸於噬搏不止也  
五章之辭旨至婉謂木以曲直爲性木之有柔者又不  
止於曲直也樹之者誰歟言罪之在王也往來行言此

浸潤膚受之時也受之既多所謂積毀銷金積讒磨骨也至是讒者肆矣其言之碩大者受之者已久乃有不近人情者焉若是則亦不待巧飾惟口所出王皆信之矣如簧者聲之遠聞而悅人彼亦自無所愧故曰頽之厚矣六章何人斯如蘇公刺暴公同辭以其居下流而有微醜微猶尪羸也本無能爲而寔繁有徒其巧謀詭秘相與附和所以長亂無已也此詩終始以亂言信乎易之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東萊已引之於小弁矣爾勇伊何讒人之得志自以勇健天下莫已

若曾不知此時信而用之者長其惡爾一日放逐亦何能爲詩人可謂盡其實爲猶將多謂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况讒人得志誰不附和天下之中人皆化而爲惡寔繁有徒爾居徒幾何詩人謂不勝其衆也

何人斯

是詩之爲憂讒不難言也特有可疑者焉以詩辭求之止以過門不入爲憾而謂其必見讒君子之與小人處豈若是褊哉聖人存而不削亦非所以示後世以息謗止讒之道也信如此詩所云孟軻所謂無憾者矣何切

切若是况終篇未嘗有憂國憂民之旨吾夫子編詩所  
主者大變雅諸詩大抵明幽王大戎之禍非不幸也其  
失自朝廷官壺始焉朝之小人群處讒夫塞路自小弁  
以後四詩專為讒也暴公果譖蘇公則蘇亦暴之徒不  
大相遠也見蘇公識不足以灼姦先受其禍尚覲其入  
而唁我暴之比黨而危之情亦足以示君子見幾之當  
早也善人君子之被禍無幾其係於國家者常不勝言  
治亂存亡之兆惟於讒夫之昌先見之聖人所以重為  
有國者大戒董仲舒所謂不知春秋者也餘於卒章見  
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  
之云

名詩與發語皆隱其名從之者暴公爾暴公不能自立  
而從彼則彼其首也其心孔艱指其倡禍者也有為之  
助者則其惡逞矣春秋之法專罪黨惡者無與為之黨  
則惡必少沮詩人隱其倡禍而著其所從歸罪於暴公  
云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

此章繼言從字若二人從之以行者也爲者倡爲之端也從者應和而助之者也使有一人阻以正誼則禍何由作去不我可復繼首章去字言遽與初異今乃有不我可之辭觀唁我之辭若蘇公已罹其患初若無隙今始見尤者也抑有所悔愧於中歟抑二人以其罪爲累於己故遠之而不見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陳不知爲何事諸家皆作堂塗恐無所據豈所陳之次舍乎前後三章皆曰胡逝我梁此獨作陳其辭不可以臆說也聞聲者其前二章所謂去者乎殆夸其聲容而不忌憚者也小人得志之勢常若此若取瑟使聞之意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攪我心

以前凡四章皆有逝我梁之辭飄風若飄然而去者也示其藉躡之跡張其恣睢之勢使失其所者不能堪胡

不自北自南詩人明其逞私之意以快其志者謂其得勢以驕陵之斯所以爲小人歟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違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二章皆以壹者之來爲辭皆設兩端以明其意安行則不暇館舍亟行則豈違脂車以前之二人從行後之伯仲推之則壹者若謂一人而來我亦可以自見也入與不入之辭易見也盱以字義求之亦視也旣來則不應

以望爲訓我亦幸於一見矣夫讒者之愬然如此被讒乃切切覲其一來亦不知務矣豈憂讒之切恐罪至罔加非不能以大義斷割乎言小人自張其得勢以見其言之行者古今同一轍也

伯氏吹壘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憂讒之時何乃以壘篪爲言此即二章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之意讒夫必挾其黨以爲助不然則譖不行故有應和如一者而後其言易入壘篪雖和猶爲兩也及爾



如貫則爲一矣讒譖是人者其不知是人必矣何爲有諒不我知之語要是蹤跡詭秘不使我知也此讒者常態也大凡小人者未嘗不託諸鬼神以表其無欺三物墮簾貫也歐之言信矣何以證之伯氏仲氏及爾者三人也三物雖殊比而同之則一此比黨而危之情似若無所告訴而訴之於神非求信於讒者也極反側之實事也三物不若鄭以犬豕雞爲安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鬼與狐皆莫見其形言其妖怪也鬼蜮則不可得其形人則不可逃也有靦面目若掩匿其面目視猶示也示人以不可測知之情此詩形容小人情狀極矣乃曰好歌者何也蓋詩人以義理爲主處讒邪之時惟相睽異則情愈匿此詩專主一見其人一見其人則群疑皆亡如睽之上九也其初九亦以見惡人爲辟咎之道

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

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  
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諧人者  
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  
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禮記載孔子之言謂惡惡如巷伯易刑不試而民咸服  
是天下之惡極於讒而止矣詩有豺虎不食有北不受  
之辭殆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者也人之爲惡豈不有過  
於讒諧者乎聖人之言如此者以其變亂是非移易心

志長亂召禍浸淫無已者也小人用心之邪爲謀之巧  
果於殘忍盡力不少回者惟諧者不餘遺策矣楚之費  
無極不自取族滅不已聖人察禍亂之原故惡之深也  
巷伯之與詩人皆宦豎也詩人作詩以巷伯爲名爲萬  
世戒者此等固非賢者所宜置喙也惟類知類其間亦  
有不肯爲此者是以疾之近習之在君側其入甚易此  
題鷓之所以鳴歟一章萋斐之喻文之微者也慕組而  
成錦爛然悅目乃遽有太甚之辭二章哆侈亦猶萋斐  
也喙之大矣如箕張其口麗天不墜也誰適與謀似若

其口自足以肆不待人之協力也三四章發語不相遠  
三曰慎爾出言謂爾不信尚未能必人之深聽也四曰  
豈不爾受至再至三豈有不受受之必矣既盡也盡其  
術矣汝必遷其愛惡之本心也五章驕人勞人之辭似  
難求的大凡詩人多以彼此二辭以明其旨說詩者皆  
略之驕人以彼言讒者之得志而驕也勞人以此言被  
讒之失勢而皇皇也故訴天之視其驕而伐之矜其勞  
而祐之者也六章乃以二章之言申言之深言其姦邪  
有餘力崎嶇莫之並也故覆載有所不容焉七章楊園

畝丘可謂隱微而難知詩人本旨惟此二辭儻不能明  
則此詩之作何補於萬世臆而爲之說何以使人信且  
聖人存其詩以垂萬世必有易知者焉楊之爲木生於  
堤岸不食之地至於成園林矣猗猗菴竹猗猗之猗其  
茂可知其下安能植嘉禾哉畝者樹藝五穀之地樹藝  
五穀不於膏腴寬平之地而在楊園方茂之側所謂松  
栢之下其草不植蓋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士士君子不能知時而仕於危亂之邦其見讒宜矣彼  
譖人者安足言哉此所以爲雅歟此所以爲詩人之旨

歟道猶小人道長之道託之以爲辭也

詩說卷第八  
歟道猶小人道長之道託之以爲辭也

